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THE OBSERVER

儲安平主編

第五卷 第十六期

專論
美國援華問題的估量 楊慶堃
西藏商務考察團之謎 李有義
讀書的自由 潘光旦
外論選譯
中國在十字街頭 倫敦泰晤士報
中國的展望 新政治家
生活與文化
長指甲裏藏着什麼？ 劉緒貽
觀察通信
大局外弛內張 觀察特約記者
北方大局識小錄 觀察讀者投寄
烽火邊沿的清華園 觀察讀者投寄

美國援華問題的估量

楊慶堃

在戰爭烈燄直向南燒的時候，當局最焦灼徬徨的一個謎語是美國會不會改變它年來不冷不熱的政策，轉而大舉援華，把現政府從這千鈞一髮的危機裏拯救出來？在此文執筆的時候，美京最高當局對這問題還是商而未決，縱使會商的結果，有了重要的新方策，也許還要等待明年八十一屆國會重開，才可以作最後決定，在那時候以前，美當局對其內定方針，不能作很明朗的表示。作者對這未有答案的謎語，並無新消息足以提供，但想就大家已經知道的幾件顯明事實，對這問題做個估量。

一

我們第一點似乎可以假定的，就是美政府對中國現局的確非常憂慮關懷，因此可以進一步假定美政府的確有大量援國抗共的心衷。東北慘敗，華北勢蹙，京滬瀕危，長江闊促，華南不安，這局面對於美國抗蘇的前途，沒有好處，這是誰也看得出的，美國當局人員自是不能例外。向來阻撓大量援華的馬卿，至此也不能不在白宮加緊密商，頻搔白髮。素來主張大量援[illegible]抗共的幾位國會議員，像周以德等，此時更大聲疾呼，鼓動民意，向政府施壓力。在美國輿界一向是反共的中堅的魯斯Henry Luce，前幾天又在他的具有廣大的宣傳力量的生活畫刊，發表社論，重彈舊調，要美國人想一想中國國民政府萬一給共產黨打垮了，中國將會變成什麼樣子，美國利益將會感受什麼威脅。此外還有克拉克將軍來華一類的傳說，都襯托出美國當局各級人員的關懷中國局面，和想設法援一下手。就連英政府對於美國關切華局，也感不安，特在美方舉棋未定之時，發出警告，說如果美國決定大量援華，結果必致減弱歐洲對抗蘇俄的力量，言下頗有美國即將大量援華的恐慌。

二

所以美國之有援國抗共意向，似乎是一個正確的假定。事實上，美國目下已在進行援助當中，四萬萬美元的款項、軍械、物資，和軍訓人員，都是這意向的表現。問題是這種行動會不會大量擴充起來，和可能擴充到什麼程度？我們既假定了美國有大量援助的心衷，跟着的問題是美當局會不會心有餘而力不足？

到此文執筆時，美國對抗蘇聯的策略仍是『着重歐洲，敷衍亞洲』。這策略是根據幾種什麼基本打算而產生的？中國共軍的勝利，會不會改變這些基本打算？就作者的理解，美國對蘇之所以着重歐洲，以歐洲作決勝場所，第一個原因是歐洲在軍事形勢的扼要。美國萬一對蘇開戰，進攻蘇俄心臟區域距離最短的基地，還是歐洲。蘇俄東部的工業，近年來雖有了長足的進展，然而蘇俄的人口集中地，政治的重心，和農工業生產的最重要地區，還是在烏拉山脈以西。美國如果要進攻烏克蘭和莫斯科等地區和城市，距離最短的陸空基地還是現在接受美援的西歐各國。反過來說，如果從遠東經西伯利亞而去進攻烏拉山脈以西的心臟區域，不獨空間的距離大為延長，而且必定面臨許多其他軍事上的困難。西歐各國，尤其是英國的良好空軍基地，如果因為美援不足而失掉，以致美國軍事勢力全部被排出歐洲以外，則美蘇糾紛一旦要訴諸武力，美蘇軍事處境必陷於萬分困難。

其次，歐洲已經有了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可以做對蘇戰鬥的軍事生產根基。美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勃魯姆十一月廿六日在美京對報界談話時，說西歐各國擁有全球工業潛力百分之五十，因而主張美國今後還是集中力量援歐。勃氏以衆院外委會主席的重要地位，並且於參與白宮連日對中國問題密商之後，來發表這意見，至為重要。現代戰爭的決勝因素，是工業生產力量。歐洲工業雖有一部份受這次大戰的破壞，但祇要美國略施臂助，便可以恢復生產。反觀中國，本來就沒有現代工業的根柢，若要把它造成對抗蘇聯的基地，就要替中國建立一套規模宏大的現代工業。這事功的浩大，非美國所能及，更不是比較援助歐洲更經濟的辦法。有人或者會說，在華援國抗共，用不着另起爐灶的去替中國建立現代工業基礎，但是我們不能忘記，若是去掉了對抗蘇聯這最後目標，美國不會致慮大量援華這問題。

和工業基礎相關的問題，是抗蘇主力國家內部，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沒有穩定的社會經濟秩序，萬一對蘇動起兵戎，後方局勢就難以駕御。西歐現在雖然還是面臨着很大的社會經濟危機，法國尤其是這樣，但是協助原本具有現代經濟基礎的西歐去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總是比較容易。反觀中國，政治社會和經濟都在過渡期中，無一不是百孔千瘡，若靠外力來圖迅速恢復秩序，建立穩定的戰時後方基礎，就算可能，它的耗費也必比歐洲大得多。操執世界經濟牛耳的美國人，絕不致連這道簡單的算盤都打不清。

再次就是西歐各國的政府和中國政府的比較了。這一點是十分顯然，毋需多說了。西歐各國政府都比中國清廉，辦起事來有條理，有效率，美國花錢資助它們去做一件事，可以有把握做得成。中國呢？別人縱然給了錢，資助政府去做一件事，結果成績在那裏？錢是流到了什麼地方去了？自從抗戰時期直到現在，美國援給中國幾十億元的各類資助之後，美國朝野人士不斷在追究這問題。美國以往往『着重歐洲，敷衍亞洲』，這是一個主因。今後呢？主張大量援華的人士，恐怕還是無力

改變這個邏輯，使美國人相信美元拿到中國之後，不再會大飽私囊，徒供浪費，東北戰役和改革幣制失敗之後，尤其如此。在美國支持大量援華主張的人士，大概是運用兩種詞令：第一是中國政府之腐敗無能，主因是在經濟困難，而經濟困難的一個根源又是美援不足。作者還記得去年在美國聽蒲鋒摩利的周以德在一個辯論會裏說：『中國政府的病癥是貧乏，所以對症下藥就應該增加美援。如果要以中國政治清明，作大量援助的先決條件，就等於叫病人先恢復健康，然後給他藥吃。但到那時，藥是毋需的了。』辯題反面的幾個人差不多齊口合聲的說，周氏能夠提出什麼事實去保證美援增加之後，中國政府一定能夠賢明地運用它，來穩定經濟和政治局面？此外，第二種詞令就是拿赤色的恐怖，去叫美國人考慮萬一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後果。美國一部份人士自然萬分害怕這後果，但他們要問，假若再拿大注金錢，來防範這後果，是否確有把握，是否確比集中力量援歐更爲機智？

三

上面是就軍事策略、經濟基礎、和反共政府的效率，來推論美國一向『着重歐洲，敷衍亞洲』的理由。然而美國並非因此就把中國一筆勾銷，完全撇下不管。美國既然要管，以往因何不採取歐亞並重的政策，以援歐等量的財物來援助中國政府，這複雜的問題包含許多可能的答案，但其中一個重要而大家週知的因素，是美國荷包有限，故不能不集中有限的財力，去做援歐這最重的一件事，對於被認爲次要的中國，祇好敷衍應付。美國這次大戰對盟國的經濟負担，已大到很足驚人，戰後這幾年規模宏大的國際救濟事業，接着增加美國人民的經濟重荷；至今年，祇是援助西歐經濟復興計劃這一批五十六億元款子，若就六千萬有職業的美國人去平攤，每人即要攤派約八十六元，此外再加上援助世界其他各地的巨款，加上國內中央和地方行政費用的浩大開銷，令到美國人民現在的稅項負担，已突破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的紀錄。如把所得稅，營業稅，公司稅，財產稅，和許多省份的消費稅等等一併算起來，今年入息在五千元以下的美國人，平均每四元的收入當中，要納一元給政府去支撑國內國外的局面。美國人對這沉重的担子，早已發出許多憤慨的呼籲。減輕人民稅項負担，是這一屆大選中民主共和兩黨都爭先標榜的大題目。選舉之後，杜魯門的蟬聯政府和新國會最大的頭痛，也是如何編整捐稅，以應付來年國內外的浩大需求的問題。

在這財政負担的沉重壓力下，要想美國大大的增加援華規模，不是一件易事。僅就目前的四萬萬元援華的款而論，每一個有職業的美國人已經要攤派六元六角。此款以後如果要作點滴的增加，美國人當然不致担負不起，但點滴的增加不能夠改變目前吃不飽餓不死的美援局面。如果要大量的增加，增加到和美國援歐數目相接近的規模，實行起歐亞並重的政策，這一來，美國人明年對國外的捐稅負担也許就不祇比現在援歐數目加一倍，因爲明年援歐款項大概要超過今年的數目。美國人到底出得起多少錢，這是很難猜得透的謎語。在戰爭時期，美國人可以挖破了荷包，負担驚人鉅額的捐稅和公債。但大多數美國人還未肯把目前的歐亞形勢看作美國直接參加的戰爭局面。若把現局仍然看作和平時期，那末，美國人現在的捐稅和公債（一九四六年是二千二百九十七億）負担，一面是打破美國歷史的和平時期紀錄，一面是已經接近飽和點。本年十一月美國一部份物價指數已開始下降，就表示出美國人今後經濟收入的趨勢，最多能夠維持現水準，只有減少，不致增加。美國人在和平時期的捐稅和公債負担能力，是跟着人民入息水準而轉移的。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如想大大的增加援華款項，則惟有減削援歐的規模。但美國人又肯不肯這樣子做呢？

從美國對蘇的軍事策略，從反共國家的工業基礎和政治效率這幾方面看，美國似乎不致改變着重歐洲的政策。從經濟方面看，美國似乎做不到歐亞並重。如果眞正大量援華，要替中國解決內戰和金融問題，並且在中國建立起有效的抗蘇力量，結果必致改變着重歐洲政策，而且這注賭博的輸贏，美國人還未表示信心。熱望美國人大掏腰包來挽救反共危機的人士，這段話是一盆冷水。但事實上，中國目前的危急局面並未能改變這些客觀形勢。京滬和華北吃緊的消息，可能衝動一下許多美國人士的情緒，但到了明年正月國會重開的時候，外交和軍事委員會坐下來認眞考慮對蘇策略，和財政委員會開始細細的打算盤的時候，這點衝動的情感也許會冷落下去。然而這不是說，美國將會把中國方面的反共戰事，完全撇下不理。爲了盡力壓縮蘇方勢力範圍，爲了號召各國擁護美方的營壘，美國對於熱衷反共的中國政府，不能不加以援手。但這援手還是敷衍。現在援華的四萬萬美元用完了之後，美國大概會續借，而且或會多加幾萬萬元，這都是可能的。但若以爲中國局面危急，美國將因而以接近援歐的規模去大量援華，這種假定至少沒有現存事實作根據。

最後，美國下一步的對華措置，會不會包括直接軍事行動，如派兵來華正式參戰，或派軍官直接指揮中國軍隊對共軍戰鬥，或派兵替政府保衛長江和華南幾個重要的城市？照作者意見，這問題比較簡單。美國這一類的軍事行動足以直接催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美國顯然還沒有認爲目前已是大戰發難的時機，或認爲對蘇局勢已到了非戰不可的最後關頭。杜魯門目前對蘇策略，顯是一面結納盟邦，建立陣營，一面拖延僵局，爭取上風。西歐聯盟的部署和柏林僵局之沒有新結論，都表托出這策略的運用。在這場合裏，美國斷不至於在華作未成熟的冒險舉動。就算美國此時不避對蘇一戰，如果將雙方直接衝突的序幕在中國拉開，會影響到美國以歐洲爲決勝場所的基本策略，因爲美國的軍事力量一部份也許從此被中國的泥淖吸住了，不能隨時機動地集中到歐洲去。

十一月三十日

西藏商務考察團之謎

李有義

西藏的彷徨

在這邊天烽火籠罩之下，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遙遠的邊疆，但當我們看大字標題看得心煩了時，也不妨讀一點邊疆的報道來換換心情，何況這些遙遠的邊疆亦是我們的國土，它們的動向未嘗不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

我們這裏要向大家報道的是中國西南角的西藏，這個四面爲雪山圍繞起來的國土，一直和外界隔絕，他們仍然過着中世紀或者更古老一點的社會生活。當世界的人們爲民主而流血時，他們仍然滿足地維持着他們封建的神權政體。這個落後了一千多年的政體

•假定沒有外力的干涉仍然會繼續維持下去，西藏人仍然相信達賴喇嘛是菩薩的化身，當你向他們解釋什麼是民主時，他會笑笑向你說，民主也好，君主也好，反正都是人要統治人，我們卻是受着神的統治，神總該比人好些吧！民主政治既然好，為什麼世界上會產生這麼許多的戰爭呢？以上這段話是作者在藏時親自聽到西藏人講的，這些話代表西藏一般人的看法，所以我們可以說沒有外力的干涉，這個古老的政體是不致很快發生動搖的。

西藏人雖然和外界儘量保持隔離，卻沒有阻止了他們對外界的興趣，他們對外界的興趣仍然是想保持他們的孤立，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他們一直在均衡勢力下過生活，一邊抓住了英國，一邊對中國卻也沒有放了手，當那一邊要使勁拉她時，她就會向另一邊倒，結果是任何一邊亦沒有拉住她。印度的獨立對她是個威脅。她想印度獨立後這個已往利用慣了的均勢就沒有了。她深恐在一陣風暴之下，她就被捲入漩渦，這個小小的神國亦就難得存在了。

當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亦隨着結束了。西藏人看清了英國已經倒下去，她已不是世界上的一等強國了，雖然臨去的英人仍然向她秋波頻送，但在西藏人眼光中看來已經不中用，她再難利用她來抵制另一方了。而獨立後的印度又是一團糟：印回的殘殺，把個好好的國家分成了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他們自顧都還不暇，那裏會有餘力來幫西藏呢！因此西藏人對印度是失望了。

假如戰後的中國是和平統一的話，那也就沒有問題了，她們只希望中央不干預他們的內政，對他們也就夠了。至於名義上仍受中央統治他們是不大在乎的。他們希望的是隔離和孤立，並不希望真正的成為一個獨立國。他們根本不想參與任何世界政治活動。可是戰後的中國偏偏掀起了內戰的烽火，西藏人看看也失望了，他們不僅是失望，更有幾分懼怕，他們兄弟之國外蒙的覆亡給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他們深知道只要一朝捲入一個大漩渦裏，一切就要蕩然無存了。

在這萬分苦悶之下，他們看中了美國，他們曉得美國是目前世界上一等強國，對西藏亦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因此他們決心和美國拉攏一下。他們希望藉美國的庇護可以保持他們的獨立。在幾番商議攷慮之後，西藏政府決定派遣一個商務攷察團出國攷察。西藏為不傷舊情人的面子，把中英兩國都列在攷察區域之內，實際她的意中人卻是只有美國。

商務攷察團籌備經過

還在三十六年夏季，西藏政府就決定派遣商務攷察團了，然在出發之前卻遇到了好些技術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護照。過去西藏人出國多半持着中央外交部的護照，這次他們卻不願再拿中央的護照，因為他們的目的是想表示他有獨立的身份，如果拿了中央的護照豈不是把獨立的意義喪失了？於是他們為這事躊躇不決，他們並向英國駐拉薩的代表設法，並在英代表協助之下，向英印當局及美國駐印度使領館商談，可否由西藏自出護照，由英美駐印使領代為簽證。這次的活動似乎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但也沒有完全失望，據說駐印美國使領對他們的答覆是：希望他們到中國去和美國駐華代表交涉，也許可以成功。

第二個問題是外匯。西藏雖然有它獨立的幣制，但因一向和外界隔離，在金融上沒有和任何外國發生過連繫。甚至連和它關係最密切的印度也沒有法定的匯率。平常藏印間貿易撥匯款項都是由藏商及尼泊爾商人私下撥劃，數目並不能太大，如果一次要十萬以上的印度羅比，那就很難找到一個承匯人。這次商務攷察團既然要走遍全球，需要的經費當然很多，而且更需要相當的美匯，這個問題在西藏本身是無法解決的，西藏政府除了存着一點金銀珠寶之外根本沒有外匯資產，所以他們為籌措外匯也很費了一番心思。最後他們決定運一部現金銀到印度，希望從印度國家銀行得到一筆外匯，此外他們希望中央政府能有一點補助。

其次我們當略述這次攷察團的人選問題。當西藏政府決定派遣商務攷察團後，就有一般想發財的藏官們來競選這幾個肥缺。他們拚命的向攝政及噶倫（大臣）們送禮，他們知道只要能被派出去，攷察的結果如何不必去管它，至少每人可以大大的撈一筆。但藏政府對這次人選問題卻十分慎重，他們沒有選上那些賄賂最高的，而派定了幾個攝政最親信的人。我們茲將全部攷察團員名單錄於下面。

一、團長，夏古巴，現任「孜本」兼鈔票局副總裁，係攝政之親劂為攝政最信賴之人物。

二、祕書，則康堪穹，係僧官，曾任帕里稅官，為團長夏古巴之弟，亦係攝政最親信之人物。

三、財務，邦達昌，原係一康商漢名羅紹庭，現任卓木商務總管，為西藏最富家族之一，亦為該團惟一懂國際貿易之人物。

四、翻譯，索康代本，現任藏軍團長，係大臣索康汪清之弟，亦為攝政所信任，粗通英語。

以上四名團員中除財務邦達昌一人外，均是攝政最親信的人物，亦是西藏政府中目前最有勢力的一派。邦達昌雖然不是親信，因他在內地和印度都住過很多年，多年來操縱着西藏的進出口貿易，資力既雄厚，經驗亦豐富，同時亦是惟一私人有外匯的，他們不得不借重他來解決他們的財務問題。

商務攷察團籌備就緒後，藏政府曾經給中央上了一個公事，說明他們要赴英美攷察，希望中央協助。他們的目的是試探中央對此舉的態度，以及作以後要中央補助外匯的張本。中央除來電歡迎攷察團一行早來南京之外，毫無其他準備，中央把他們看的太簡單了。

攷察團之抵京及出國

攷察團一行於去年十月底離拉薩，攜帶着三百多馱現銀，多半是袁大頭（約值二百萬印盾），十一月下旬抵達印度北境的噶林堡，在這裏稍息後即逕赴加爾各答，英印當局對他們展開了熱烈的招待。我們駐加城的總領館亦想和他們聯絡，他們總是避不見面，最後總算是應了總領事的一次晚宴。詢他們的計劃時他們總是緘密不言，弄得領事莫明其妙。十二月中他們一行又到新德里去了。從旁得到的消息知道他們仍是在為護照及外匯問題努力。他們想，如果這兩項問題在印度能解決的話，就可以不必先到南京去了。但交涉似乎不太順利，印度銀行的美匯亦很枯竭，他們雖然帶着大批現銀，印度銀行亦無法大量供應他們美匯，究竟他們是否從印度銀行中得到了美匯沒有，至今仍是一個謎。我們確知他們曾在加爾各答以現銀向黑市搜購美匯，如此即令印度銀行給了他們一點美匯，數目亦不會太多。不然他們決不會求之於黑市的。護照簽證問題則好像沒有進展，於是他們在今年一月中，在中央專誠邀請之下，乘機飛到南京。南京之行是在他們計劃中的，所以他們一到南京後即開始活動，他們對付中央是有經驗的，只要對幾位菩薩似的要員們送點禮，輸輸誠，事情沒有辦不成的。果然，經他們這麼一活動，出國

事就大有眉目了。中央事先亦知道他們的計劃，曾經勸他們打消出國之議，假定非出去不可的話，最好還是拿着中央的護照。西藏代表一面很恭順的聽着中央的指示，一面却在背後展開了激烈的活動。他們私下和英美大使接洽，請求美方簽證他們的護照。美大使館爲這事請示他們的國務院，國務院也許看上了西藏對他們將來有用處吧，回電准許了，但必須在中國以外的口岸方可照辦。美大使館將這辦法祕密的通知了西藏代表，並且建議他們到香港。只要他們一到香港，那邊的美領事立刻可給他們簽證護照，機位船票都可代辦。可憐我們的中央到這時還在五里霧中，以爲西藏代表在南京住一下，無法出國後，就要捲起鋪蓋回去了，想不到人家事已辦妥了。我們總以爲中央耳目靈通，這些情報一定早就知道了，想不到等西藏代表抵達美國後，方大驚失色，一面向美政府抗議，一面罵這些西藏代表們可惡。但「既成事實」是造成了，西藏人拿着西藏護照亦可以旅行全世界了，再抗議亦難以挽回這個「既成事實」，今後任何國家都可援美國的例子，簽證西藏護照。西藏獨立的活動第一步是成功了。

其次我們還得略述他們如何敲了中央一筆外匯竹槓，也許是讀者樂於知道的。在他們簽證問題解決後，他們就向中央表示，這回是不想出國了，不過希望中央給他們一筆進出口許可證，以便從中國輸出一些貨物到西藏去，以及從外國買點東西來。中央以爲他們眞的要回家了，當然樂得答應他們的要求，於是給了他們一大批生絲出口證。出口證拿到手後，他們立刻乘機赴香港，很快的護照亦簽好了，生絲出口證則售給了一個印度進口商，他們得到了一筆不算小的外匯。中央雖然沒有直接給他們外匯，但這個外匯竹槓終於是被敲上了。

西藏代表一行在勝利的微笑之下，別了香港，乘着汎美航空機經日本檀香山而抵達美國。他們已經不是中國人了，雖然美國答覆中國的抗議是他們決不和西藏代表談政治問題，但談不談誰又知道呢？

我們這裏不恨西藏代表們想出國，不平的是美國憑什麼給他們簽護照。美國不是九國公約的支持者，要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嗎？爲什麼會在此時扎我們一刀呢？這裏使我們很難相信美國沒有帝國主義的行徑。

這篇文字和讀者見面時，大約西藏商務代表團已經安返西藏了。月來報紙上還偶然有西藏的消息，立法院爲西藏代表出國事曾提出質問，主持邊政的首腦們亦還大談西藏是如何的歸順中央，我們對這些情形除了嘆口氣外，實在沒有可說的了。

讀書的自由

潘光旦

半年多以前我寫過一篇『救救圖書』的短稿，爲坊間行將『還魂』的大批書籍呼籲。呼籲的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但轉眼一想，卽使有些效果，又怎麼樣？當代的人根本沒有讀書的自由，留下書來，也無非束諸高閣，最好也不過爲典藏而典藏而已。有人說過，天下的圖書館，十之八九是『藏書樓』，十之一二是『尊經閣』。這話很對，因爲在讀書不自由的情況之下，少數人儘管藏，少數人儘管尊，絕大多數的人，包括藏的與尊的人在內，也包括以讀書爲業務的靑年在內，不感興趣，不來問津。

不過我們先得把題目的意思弄弄清楚。一兩天以前，和一位朋友閒話，朋友說起，某一個都市經某方攻佔以後，某國的外僑向本國政府報告，說是情形還不錯，不錯就是『對』，那外僑確乎用了一個『對』字，意思是說，——這是朋友自己的注脚了——外僑們還可以『自由行動』。我趕快插嘴說，該是行動自由，不是自由行動罷。這位朋友和其它一二參加閒話的人都首肯的笑了。行動自由與自由行動很有幾分不同，我想誰都瞭解，用不着解釋。好比戀愛自由與自由戀愛也有很大的分別而不煩解釋一樣。如今閱讀自由與自由閱讀之間也有類似的情形。其實所謂自由這個，自由那個的「自由」，並不是我們所瞭解而能接受的「自由」：自由行動可以包括殺人放火，『自由戀愛』意在廢止婚姻制度，『自由思想』志在排斥所有的宗教信仰，至少一部分自由思想者是如此，自由閱讀或自由讀書，準此，可能引起搶書，偷書，以至把公家書籍割裂塗毀等等的行爲；那就成爲自放，自肆了；自放自肆的人與完全不放不肆的人是同樣的不自由的。

自由是禁忌的反面。爭取自由等於排除禁忌。對於生活的其它方面的禁忌，我們是知道得比較清楚的，對於讀書的禁忌，一則大概因爲愛好而能夠讀書的人究屬少數，再則卽在能夠讀書的人也未必眞有多讀的毅力與機會，我們却不甚理會，在大家忙於衣食奔走的今日，自更無暇理會了。一切禁忌，包括讀書的禁忌在內，又有外鑠與內發的兩個來源，大抵對於外鑠的來源，我們在這叫喊民主的時代，是理會得比較淸楚的，至於內發的來源，我們却又不大理會，以至於全不理會，卽使被指點出來，怕也還有人否認。其實這內外兩路的禁忌，我們從『禁忌』一名詞裏就可以辨別出來。

『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禁忌原是一個籠統的名詞，指着行動思維的一切限制，初不問這限制的由來。但若我們稍加分析，可知禁是外鑠的，而忌是內發的。禁的所以爲外鑠也是比較容易瞭解的。『入國問禁』，『懸爲厲禁』，禁止吸烟、吐痰、閒人出入之類的禁，很清楚的是由外而來的。「禁」字的下半字是「示」字，無論是上帝的啓示，官廳的告示，總是外來的。「忌」字却不然，它的下半截是「心」字，上半截是「已」字，已字可能只供給了忌字的讀音，也可能是台字的假借，而又供給了忌字的意義，那就等於說，忌者，我心之所忌耳。其實要坐實內發的一層意思，下半截的心字已經是足夠了，初不必問上半截「已」字的源流。從社會與文化的立場看，一切忌諱也未嘗不可以說是外鑠的，一切行爲上的限制，最初可能都是『禁』，日久才習慣成自然的變而爲『忌』，換言之，起初是人家不容許你做，後來你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做，以至於覺得不應當做了。但從生理與心理的立場看，至少有一部分的限制，原先可能是一些『忌』；有一類行爲，你做了之後，或做過火之後，也許妨礙了你自已的健康，或至少會教你感覺到不舒服，不自在，而別人既同是人也，也往往有同似的感覺，日久經過一番社會化與形式化之後，就成爲『禁』了。兩方面大概都有話可說。但無論如何，一種行爲的限制，要成爲『忌』，總得先經過你內心的接受，方才有效，才有限制的力量，而這種效力才能維持得比較長久，初不論這接受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

讀書的不自由，一部分是由於外來的禁止，另一部分却是由於內發的忌諱。外來的限制或禁止是最明顯的，可以無庸多說。圖書的缺乏，藏書的過分的限於某一專行，某一方面，書報的寫作、印刷、與流通受到阻礙等等，不論是由於不可避免的情勢，或由於人爲的因素，有如社會的風尙或政府的功令，都是外來的。書報郵電的檢查當然是屬

於這一類，在讀者是被剝奪了『閱讀自由』，在檢查者却取得了『自由閱讀』的機會，可以作些威福。上文說到閱讀自由與自由閱讀的爲截然兩事，這便是很好的一個例子了。有少數人可以自由閱讀，便有多數人不能閱讀自由。

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是內發的限制或忌諱。惟其是內發，所以表面看來不像限制，不成其爲限制；惟其不像，所以不受人理會；惟其不受人理會，問題就更見得嚴重了。我近年來因爲職務上的關係，與圖書出納的接觸較多，對於青年人讀書的習慣，也就多得了幾分瞭解。我發見他們的忌諱是不一而足的。歸納起來，這忌諱大都跳不出三個範疇，一是新舊之間，二是中西之間，三是左右之間。

青年人愛讀新書，不愛讀舊書，愛讀洋裝白話文之書，而不愛讀線裝文言文之書，愛好討論現實問題與宣傳當代思想的書，而不愛讀關於人格修養、文化演變、比較通盤而基本的書——是誰都知道的。但爲甚麼有些愛與不愛，有此愛憎，說法就不同了。普通的說法總是從興趣出發，說青年對前者有興趣，而對後者沒有興趣，青年自己的答覆也復如此。其實這只是一種冠冕的說法。試究其實，則所謂興趣的後面，必有一番成見，而成見一深，對所愛悅的便成迷信，對所憎惡的便成忌諱，所迷信的趨之唯恐不速，所忌諱的避之若將浼焉。從社會的立場說，這種愛憎當然也有其來歷，就是『現代化』或『進步』的要求，但青年既接受了這種要求，並且拳拳服膺於此種要求，此種要求的見諸意向行事，便成爲內發的，成爲成見的一種表示，而其對於『不現代化』『不進步』的一路事物的不表示，以至於反表示，也未嘗不是一種表示，那就是有所忌諱的表示了。

中西之間我們所看到的成見大致與此相同，但比較的複雜。大體上是對『西』是積極的信賴，對『中』是消極的忌諱。讀書人一般的態度如此，讀書時的態度尤其如此。不過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這便是中西之間比新舊之間更爲複雜之所在了。一是讀書人對於所謂『西』的對象的接受是不一致的。甲有甲的西，乙有乙的西。所謂西，本身原不是一件單純的東西，英美是西，蘇俄也是西。一個人究竟接受那一個西，就要看他過去的訓練與平時的接觸了。不過訓練與接觸，如果太片面，或太不經心，太無抉擇，結果也就成成見，而對未經訓練未經接觸的事物的態度便成忌諱。二是精通西文的人畢竟不多；讀書的人雖愛讀舶來之書，却大都不能讀原本，只好讀譯本，原本與譯本，可能一個圖書館都具備，但譯本往往摺皺爛熟，而原本可以幾年無人過問。這不用說，讀者表面上閱讀的是『中』，實際上欣賞與嚮往的還是『西』。

左右之間所表現的愛憎也是一樣的，不過因爲目前國際與國內的冷戰熱戰特別劇烈，此種愛憎，或信賴與忌諱，而表現的範圍與程度似乎是還在新舊之間與中西之間之上。近年來此種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更若變本加厲，至於有把新舊與中西吞併進去的趨勢，成爲左的就是新的，西的，右的就是舊的中的。青年人一般的態度之中，大體說來，對於左的、新的、西的的信賴和對於右的、舊的、中的的忌諱要大於它們的反面。一般的態度如此，讀書時的不免分些畛域，也就如此了。

有人替青年讀書人辯護說，這一類對於讀物的取捨並不由於成見與忌諱，而是由於能力與訓練的多寡。許多青年對於文言文瞭解得不夠，讀去不通暢，因而就不感興趣；對於西文也是如此；至於左右之間，因爲名詞、習語、命意、遣辭的不同，彼此也就發生了扞格，起初的『看不慣』終於成爲後來的『慣不看』，倒不是故意拒絕不讀。這是對的，我不否認這其間有一個能力與訓練的問題存在。不過我們如果作進一步的推敲，便可以發見此種能力之所以差，訓練之所以少，還是由於成見與忌諱的心理在後面作祟，青年自己有此種心理，而五四以來出身做教師的人也未嘗無此心理。一個人存心厭惡一種事物，第一自然不趨向於此種事物的學習，第二學習了也決不會有長足的進步，原是我們的常識，初不待精神分析派的上場。

總之，由於上文所論對於『三間』的成見與忌諱，我們的讀書是不自由的。此種內發的不自由，其範圍之廣，影響之深，與解脫之不易，要遠在政令法律所能給我們的不自由之上。一樣爭取閱讀的自由，向環境爭取總還容易，而向自我爭取則大難，因爲，上文已經一度說過，還在閱讀的人自己大都並不覺察，而並不感覺到有甚麼取捨的必要。這種不自由的局面，覺察得比較清楚的怕還是一部分負圖書守藏之責的人。國內公私圖書館也還不少，多則百餘萬册，少亦數萬册，但除了十分之一，以至於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洋裝、白話、譯文與白報紙的書籍借閱得爛熟而外，看來其餘只好供太平時的點綴裝璜，離亂時的咸陽一炬而已。我們看果子可以知道樹，看書庫的冷落便可以知道讀書的不自由了。

英報論中國

觀察特約譯者輯譯

中國在十字街頭

Crossroads in China The Times (London) Nov. 8, 1948

瀋陽的失守表明了中國戰事進入十字街頭。六個月的軍事失利累積遞結果，蔣介石總統在他的統治下統一中國的希望也告結束。他企圖以浪擲人命和資源去擊敗共軍，並奪回被共軍佔領的區域是失敗了。軍事和經濟的力量原來是國優於共，現在却相反了。中共在東北已經站穩，控制着中國最富的鑛產和工業原料。他們可能缺乏足夠的技術去充分開發。東北想恢復日本佔領期間的生產力還要有相當長的時間，因爲蘇俄曾搬走了該地的工廠和設備。即使如此，東北給中共一個可靠的基地，有着豐富的資源，可以用來進攻國軍在華北和華中的據點。

中共勢力的逐漸擴張不能用蘇聯的干涉來解釋的。除了允許中共利用日本留下的軍備外，並沒有證據可以說蘇聯供給中共軍火。有些中共的領首是受過蘇聯的訓練的，但是究屬少數，而且沒有主張把延安——或是瀋陽——受莫斯科的支配。他們曾用馬克斯主義應用到當前的情況裏去，就是他們這個運動能成功的實際原因。他們的方法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共黨是不同的，因爲他們並不是從利用少數革命者去佔領已有組織的主要地位以獲得權力，而是從落後區域中去說動羣衆，利用他們自己的能力去提高他們的生活程度。中共領袖毛澤東和他的夥伴們曾用嚴厲，甚至殘酷的手段去實行他們所謂經濟公平，但是到了現在他們却既不主張階級戰爭，又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了。他們對於任何願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給予地位；他們並不設法強制民意接受嚴格的限制；他們獎勵小型商業、工業合作、和個人企業。他們採取這個辦法，因爲他們想說

眼人民，他們並不像過去傳統的專制皇權。

在重建中國政治經濟基礎中，中共最明顯的弱點就在他們的看法是太限於農業的，在農民中做工作，這看法有它的力量。但是在經濟、工業、金融和行政各方面，中國如果要避免混亂和痛苦，必須加以改造，農業觀點就不能答覆這種需要。中共的壯大並不因為他自身的功績而是因為對方的錯誤。現在政府的弱點是出於它不能獲得知識分子、商人、和中農的同情，這些人在性質是和共產主義不合的。現在除了大地主和財閥能使用腐化的手段謀利者之外，各階層對於南京政權能否維持都已失去了信心。蔣總統和他的顧問完全依靠美援的政策更失去民心。

現在的局勢也可以在中國歷史上找到前例。有些觀察者認為中共佔領東北將又見一個自北向南征服的形勢，在中國歷史已有好幾次。當前南京的危急劃出一個歷史的段落，過去四十年來自南向北發展形勢告一結束。如果中共決定在奠定華北和華中後向南進攻，南京政府即使有充分美援也難於堅守長江的。以現在看來，中國如果要統一，似乎將從東北出發了。這在歷史上是曾經發生過的。如果歷史可以作為鏡子的話，從北部向南部發展，時間可能相當長，但如果統一成功了，東亞的平衡也將完全改觀了。

中國的展望

China Outlook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ov. 13, 1948

每個人想知道的是中國和中國人的前途將是怎樣的。這裏祇有四個可能性：中共得勝；國共分裂中國成兩個對壘的國家——南北朝；聯合政府；國民黨得勝。現在看來，分裂似乎是最可能的結果。這在中國並不是新的，長江是一條自然的界線。華北的人和華南的人不同，有如意大利人和蘇格蘭人。分裂不過是承認這個事實。不久兩地之間會發生商業，這是雙方都需要的。但是，由我個人看來，雙方現在還不會願意接受這解決辦法的。另一方面，國共的聯合政府已沒有可能。共方的首領決不願和宋氏家屬坐在一張桌子上的。若干小黨，實際影響也很小，可能準備參加共方的政府，但是這個政府將由中共控制，所以美國不會承認的。

美國的態度是重要的，事實上是具有決定作用的因素之一。美國已耗費不少的金元，已完全浪擲了。但是運來許多器械，大部分在中國各部生銹，一部分卻落入了中共的手裏。美國似乎在扶植日本，作為它在遠東反蘇的基地，但是同時他們也強調：沒有中國，日本的基地絕難維持。他們已下令天津的海軍在必要時撤退，而同時又說他們絕不使商埠落入中共手裏。

除非國民黨在國外獲得更有效的援助，中共是會佔領全中國的。可能再有一年的戰爭就可以結束了。他們在一個月裏可以佔領上海。如果這些事實現了，美國怎樣呢？從資本主義的觀念，我相信如果中共佔領了上海，祇要美國不封鎖這海口，商業還是可以繼續的。如果美國封鎖了海口，中共就祇有跑入蘇聯的懷裏去。至於現在蘇聯是否援助中共，還是一個沒有結論的問題。但是有一件事不應忘記的，就是中國人是不喜歡外國人的；一切外國人，美國人、英國人、俄國人、菲列賓人、印度人，都是「洋鬼子」。中國一直會接受外援，但是祇是為了自己。最後的雄心，不論是國家主義者或是共產主義者，是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的強國——一個由中國人自己統治的強國。

長指甲裏藏着什麼？

劉緒貽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一直到目前為止，人類學家大都認為：人是由動物演化而來的；而且，人類的祖先，和高等動物猿猴類的祖先，在某一演化階段，大約是同一種動物。（從前認為猿猴是人類的祖先，現在由於地底下掘出的許多證據，人類學家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現在的看法，認為猿猴和人類大約只是從表的關係。）所以現代的人，和猿猴之間，尤其是無尾猿（anthropoids）中的黑猩猩（chimpanzee）和大猩猩（gorilla）之間，不獨體格結構、感覺、血液等幾乎完全一樣；就是心理作用，也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對於人類和動物心理作用過比較研究的人，發現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心理作用，和三、四歲小孩的心理作用，完全一樣。）

既然人類和猿猴是由同一種動物演化而來；而兩者的結構與功能，又大體上極其相像，那麼，為什麼人類能向前邁進如此一大步，超過其他各種動物，創造文化，統治世界呢？大體上說，這是因為人有四個特點：一是直立的姿勢；二是人能用手，或者更嚴格的說，是因為人有一個對峙性的大姆指；三是人的腦，尤其是前腦，特別發達，超過了其他各種動物的腦；四是人有有音節的語言。（articulate language）這四個特點，又可以其彼此間相互關聯的程度，分為兩組：直立的姿勢與手屬於一組；特別發達的腦與有音節的語言屬於一組。每一組中的兩個特點的關係是最密切的。比如說，人要有直立的姿勢，才能靈活的運用他的手；要有有音節的語言，才能盡量發揮腦的潛在的功能。前兩者的相關性是很明顯的事，用不着詳細的加以解釋。後兩者的相關性，則可以用未開化人（feral man）作例來說明。所謂未開化人，大約有兩種：一種是從小便和獸生活在一起的；一種是從小便離羣獨處的。因為這種關係，他們沒有學會說話，因此不能像普通人一樣的思想，也沒有普通人的各種感情，甚至於腦的發展，也不及一般人的大。由此可見有音節的語言之運用與腦的發展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事實上，平常我們說「用腦」或「用思想」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用無聲的語言在說話的時候。沒有語言，腦的活動或思想的活動是不可想像的。

從演化的歷程來看，也許人類是先學會用手，有了手，他才可以造成各種工具，克服自然，戰勝野獸，慢慢變成世界的主人。不過，僅僅有手還是不夠的，因為製造工具，尤其是比較複雜的工具，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人生來就會的。假如沒有語言傳遞那些與工具製造相關的知識，則人類不能，至少是不易，利用前人或者是同時代其他人製造工具的成績；每一個人，在他和自然與野獸奮鬥的途程上，都是從頭走起，這樣，人類的進步一定是很慢很慢的。也許是由於這個緣故，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後來人類便慢慢有了語言。有了語言以後，知識的傳遞與積聚才成為可能，人類才能利用前人或者同時代其他人製造工具的經驗，在征服自然與野獸的途程上，不必再從頭走起，可以站在別人的成績上，一步一步的向前邁進；換句話說，就是可以製造更多更巧更複雜的工具。這是人類演化史上，手與腦第一次最有意義的合作。到了語言演化成為文

字以後，因爲知識傳遞與保存的方法愈來愈便利而有效，人類利用前人或者同時代其他人的製造工具的經驗，愈來愈容易，所以這種手腦合作的趨勢，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上面所說，也許給讀者一種印象，以爲所謂手腦合作，不過是一方面的；僅是腦的運用增進了手的運用的程度。其實反過來說，也是一樣。因爲有了更多更巧更複雜的工具以後，人類一面需要更巧更複雜的語言文字以傳遞關於這些新工具的知識，一面也使語言文字的變爲更巧更複雜成爲可能。比如說，要成千的零件才配成一架飛機，飛機工程師要想像一架飛機，一定得有這成千的零件作基礎。所以說，手的運用也一樣可以增加腦的運用的程度。就由於這種手腦相互爲用的緣故，人類才逐步的（雖然是很慢的）創造出了輝煌燦爛的文化，戰勝了其他所有的動物，變成了世界的主人。

手腦的偏廢

人類雖然由於手腦的合作戰勝了自然，征服了其他各種動物，變成了世界的主人，但是，這種合作的過程往往是自然的，是下意識的，包含着很多機遇的成分。因爲這個原故，它的進展並不是加速度式的，有前進、有停滯、甚至也偶有倒退的時候。換句話說，人類手腦合作的程度，因時因地而不同。合作愈緊密時，人類主宰世界的進程愈快，隨着合作程度的降低，其進展的速度也減慢，到了手腦各自爲政時，便是人類在克服自然的道上開始停滯的時候。

人類的手腦，爲什麼會各自爲政呢？我們的看法，大約是由於知識勞動和體力勞動分化，尤其是基於社會階級的分化的結果。所謂知識勞動，大體上說，便是用言語文字作工具的思想活動；所謂體力勞動，大體上說，便是用鋤頭、斧頭、以及其他各種工具、機器等，以與自然奮鬥的「胼手胝足」的活動。由我們上面所說，這兩種活動合作的愈無間，人類愈成爲世界的主人。但是，在世界上各個文化之中，除了極少數極少數的例外，只要是知識勞動和體力勞動有分化的現象，手腦的合作往往便成爲不可能，至少是極不容易。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從體力勞動者的立場來說，有些像孟子所說的「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從知識勞動者的立場來說，有些像孟子所說的「爲長者折枝」，是不願意做。這種說法，是細心的讀者在日常生活之中可以證驗的。比如說，在工廠裏工作的工人，在田間工作的農人，在辦公室和家庭工作的僕人，他們一天到晚爲生活忙碌，還有餘暇從事思想活動嗎？何況，思想活動還要有長期語言文字的訓練作基礎呢？可惜的是，這些沒有閒暇從事於思想活動的人，正是那些用各種工具和自然奮鬥的人。他們也許一生種棉花，但沒有基本知識和閒暇去研究棉花的習性、品種，及其與天候、土壤等的關係，以改良棉種，增加棉花生產；他們也許一生用滑輪澆水，用槓桿推磨，用斧頭和鋸子等製造滑輪槓桿，但沒有基本知識與閒暇去研究滑輪、槓桿、斧頭、鋸子等的原理或特性，以推廣並加大其用途；他們也許一生以捕魚爲業，但沒有基本知識與閒暇去研究魚的習性與品種等等，加強人類對於魚的繁育與行爲的控制。種棉、澆水、推磨、捕魚、和運用斧頭、鋸子的人，如此，其他從事於體力勞動的人，也是一樣。就是他們由於長久工作經驗中得到的關於棉花、滑輪、槓桿、斧頭、鋸子、和魚等的知識，也不能把它有條理有系統的紀錄下來，給其他地域或者後來的人利用。老農夫對於天候的知識，老獵人對於鳥獸的知識，往往和他們的生命同時完結，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多用手的人，往往沒有很多用腦的機會。原始人民有科學的知識而沒有現代的科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緣因。反過來說，讀書的人，是有基本知識和閒暇研究棉花、滑輪、槓桿、斧頭、鋸子、和魚等一類事物的，但是，只要是有讀書人的社會，尤其是工業不發達的有讀書人的社會，讀書人在社會上往往有很高的地位，（爲什麼讀書人在社會上往往有很高的地位，我們此地因爲篇幅的關係，不擬加以討論。）看不起那些體力勞動的人，也就是看不起那些以手去直接和棉花、滑輪、槓桿、斧頭、鋸子、和魚等接觸的人。他們不願意親自動手在地層中去敲化石來研究它所包含的意義；不願意用刀去剖開小鳥看它的體格結構；不願意用釘鈀挖土去尋蚯蚓看它在土裏究竟是怎樣生活；不願意親自動手去燒開水以觀察蒸汽的力量，因爲這樣做，便有失他們的身份。其結果，他們用腦或用思想的對象便難及於自然；不了解自然的因果法則，所以他們在人類克服自然的過程之中，便沒有什麼貢獻。這種願意用腦而不願意用手的現象，小而言之，葬送了人類發展自然科學的機會；大而言之，辜負了自然賜給人類征服野獸與控制她自己的兩大工具——手與腦——之一，其所造成的損失，是不可計量的。

長指甲裏藏着什麼

西漢以來，讀書人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愈來愈高，他們慢慢養成一種看不起體力勞動者的習慣，形成一種特殊的階層，和那些直接用手去製造工具以征服野獸與自然的人，隔離得愈來愈遠，因此，他們對於體力勞動，尤其是「手的運用」的本身，也養成一種鄙視的態度。其結果，他們的知識活動，簡直得不到手的幫助，只剩下一種單純的腦的活動。不過，我們知道，腦是不能憑空活動的，語言文字以外，還得有經驗作基礎，既然中國讀書人從小時候起便幾乎與「手的運用」絕緣，所以他們除筆墨紙張而外，壓根兒便沒有應用工具的經驗，更不用說用工具去克服自然了。這便是中國雖然有科學的方法（有些人把清初樸學家的治學方法認爲是科學的方法）而沒有自然科學的比較直接的緣因。

這種手腦分家的趨勢，到了宋儒明儒手裏，尤其是陸象山、王守仁等人手裏，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因爲宋儒明儒所孜孜不息以追求的，是他們所謂的「道」或「天理」，而他們，尤其是陸、王等人，「明道」或「明天理」的方法，大體上離不開「誠」「敬」二字，而要做到「誠」「敬」二字，他們認爲最好的方法是「靜坐」與「反省」。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們如果讀宋、明道學家和心學家的著作，翫味他們爲學做人的方法，還可以在我們的想像之中，活活的描出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學究式的人物來，很有些像個沒有手的羅子。我們新舊上，有幾個從前讀書人的畫像，不是看不見手的呢？英國研究經濟史學者托需（R. H. Tawney）說：「中國的農夫，在歐洲人用木器的時候，便用鐵器耕田，但到了歐洲人用鋼的時候，中國農夫仍然用鐵。中國，也像她的農夫一樣，把一種經濟制度與社會組織發展到了一種很高水準，但不求改進。」（見所著 Land and Labor in China，一九三七年倫敦版第一頁。）其實，不獨是不求改進而已，我們還有許多工具製造的知識，沉沒在歷史的海裏，不可復得。比如張衡的渾天儀和地動儀，便是很好的例子。這種長期的停滯，甚至偶然的倒退，便是由於我們從前的知識份子不知道利用手的緣故。歐洲人由用鐵進步到用鋼，便是由於倍根以來，他們知識份子有意識的利用手的結果，這也就是我們在「知識生活的偏向」（觀察三卷十九期）一文中所說的，爲什麼歐洲的知識份子，能把知識生活生產勞動間接聯繫起來的比較直接的緣因。

我們在「知識生活的偏向」一文中也說過，變成知識份子的過程，也便是脫離生產勞動的過程，既然知識份子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高，所以一個人脫離生產勞動的程度愈高，其社會地位也愈高。因爲這個緣故，那些表示一個人脫離生產勞動的程度的標記，如「多愁多病身」、白臉、嫩手等等，便也表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從前的人，爲了要在人前提高自己的地位，往往把袖子做得長長的，指甲蓄得長長的，好像是要告訴人家說，他平日并不用手勞動。現今的人，看見別人指甲長了，只覺得裏面藏垢納汙，而不知道從前人的長指甲裏，還藏着一個令人十分惋惜的故事，這個故事，便是我們上面所說的，兩千年來，我們的知識份子，辜負了自然給我們的兩大恩賜之一——手，在超越其他各種動物，統治世界的道上，造成了長期的停滯，甚或偶然的倒退。百年以來，我們的新知識份子，雖然受了西洋文化的影響，在形式上把手從袖筒裏拿了出來，把長指甲剪掉，但在下意識裏，似乎許多人還蓄着長長的指甲，阻礙他們用手的熱忱，這只要看我們許多新知識份子，一遇着電燈壞了，襪子破了等類小問題時，束手無策，或者顯出不屑於動手去修理的態度，便是明證。今後，如果我們不想在克服自然與其他各種動物，走向世界主人的道上前進則已，不然的話，我們便應當從下意識裏剪掉我們的長指甲，徹底的使手腦合作。

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於麓山

大局外弛內張

觀察特約記者

南北戰局一鬆一緊

（觀察南京通信）

徐淮戰局的變幻發展到目前，主戰場已南移到淮河流域的南北肥河間，從地域說，約略像是中國千年以前的肥水之戰，但也只能就戰場幅員一點上作此近似的譬做而已。他如戰爭的性質與雙方的動員以及戰略方針戰術運用和其他等等，時間空間上的差別都是有霄壤之別，今古之差的。在宣傳的伎倆上，硬是把今日國共兩軍比做晉之二謝與秦之苻堅的決鬥，確是有點文不對題之嫌，多少總像是一個硬拉中國戰史循環兜圈子的笑話。好在這也所關不大，聽它去罷。近日南京中央社發佈消息說是共軍已於二日晚間由宿縣固鎮間北退，國軍北起徐州南迄肥水東至洪澤湖運河之線對共軍作緊縮的包圍。但另一方面國軍退出徐州和周碞司令官的第一綏靖區司令部已自淮陰南遷至揚州亦經官方證實。退出徐州，就集中兵力固守宿蚌、屏障江淮、安定京滬上說，不失爲國軍統帥部的一種英斷。這是當局接受濟南瀋陽被圍變成孤島死港的教訓上的一種措置。因爲「徐東大捷」的結果是黃伯韜兵團四五個軍十幾萬人的勁旅生力軍只剩了三個多團，黃司令官率二百士卒闖出重圍之後飲恨自殺以殉（黃伯韜自殺的消息是由黃之基本軍第廿五軍（？）副軍長到京面報當軸的，原因是邱清泉雖奉命救援黃兵團終於在距中心包圍圈廿里處止步，李彌兵團雖奉命馳援八義集不幸於未能達成解黃圍任務之前旋又奉命回兵固守徐州，職是之故，共軍雖退，黃兵團經已損兵折將斲喪無算，黃受此重大刺戟，於率二百衞士突圍到達某地之後，便决心一死，先將二百隻槍集攏起來燒燬，自射兩彈，奄奄一息，副軍長蹋見情勢迫急，復忍痛射一彈，黃遂死，亟爲黃易一普通士兵裝。共軍湧至，問死者何人，士兵答謂自已兵士弟兄，算是掩飾過去，事後某副軍長入京晉謁最高統帥部泣述此事，相與隨泪。）徐淮戰場，國軍主力兵團有五，勁旅則是衆所周知的黃伯韜邱淸泉李彌三個兵團，另外兩個就是孫元良和黃維的。邱李孫黃（維），都黃埔出身，一脈相聯，但黃伯韜算是「外江」。就事說事，主力的有力兵團既然三去其一，邱兵團和其他部隊的損失且不算，則分配兵員守據點，佔線面上，勢須重作打算，所以說國軍之放棄徐州乃至不作固守淮陰淮安各重要據點的打算而採取所謂「緊縮包圍圈」，實在是無可如何的一種比較穩健的戰法，所以說，不失爲當局的一種「英斷」。半月來，當局增調張淦和宋希濂兩兵團增援淮肥和京滬外圍間，三個青年軍配置於京滬線；同時，廣西自已徵集成十個軍，四個軍已調到武漢，正待裝備中。又一關於山東方面的傳聞是，國軍在青島方面似有青年軍的新兵增援企圖壓迫膠濟路的東段。劉伯承的背後，果眞有由西向東的國軍兵團，她當然會顧慮後路有被遮斷的危險，陳毅的側面果眞有國軍自東向西的青年軍兵團打算逼近膠濟路東段，他當然要着重在固守山東全面，將濟南於磐石之安。南京中央社披露共軍自宿蚌間撤退，記者的判斷是可能的。要知徐淮戰役，共軍的重要企圖是消滅國軍的野戰軍的主力兵團，而忍痛放棄大據點後的國軍企圖也是想擊潰共軍的主力。不過由於種種主觀和客觀上的困難，有的則可以操勝算，有的則仍是在操無把握的勝算罷了。另一重要之點，是守江淮與固京滬正是國軍方面的重大關頭，所以他是志在必守；然而就共軍方面看，他在軍略配合政略的主要方針仍如記者在「濟南之戰」以後的不斷報導中所指出的是：統一東北，控制華北，連結西北進而把三北連成一個點線聯貫起來的全面。因此，江淮可進則進，不可進則退，京滬可取則取，不可取則罷。

以上是就南方戰局情勢的一個說明。恰在徐淮戰局，肥水宿蚌戰場略呈寬鬆的當兒，北方戰局的情勢又加緊張。據報載，平綏東段吃緊，張垣外圍激戰。冀東和太原方面無甚消息，這可以說明共軍基本的戰略方針未因淮南肥水的場面鬆緩而改變，恰恰相反，這正是共軍的南北配合一鬆一緊，東西呼應，一弛一張。東北既已統一，平東北，平西北長城以外的天塹，承德，亦已到手，包頭歸綏張家口和太原，是萬萬不會放鬆的。山海關既經闖進來，控制了冀東走廊，津沽重鎮之取得藉可內與晉北德州相接，外與東北相聯貫，也是萬萬不會放鬆的。石家莊保定，既經掌握着，則表裏山河的太原之取得也是萬萬不會放鬆的。記者報導至此，無妨順便來一個插曲。據此間高級軍事機關方面的透露，太原的防禦工事是很堅固的，原因是當勝利後受降的有名西尾的一位上校日本主官率領精銳的日軍向閻錫山投降，閻的算盤大概已經算到抗戰後中國難免有內戰，便對這位西尾上校禮遇優渥親暱着了。閻且降格以與這位投降的日本軍官攀談日本士官前後期同學的關係，讓西尾替他設計太原的工事，據說現在太原城內依然有七千餘日本官兵在爲閻錫山對共軍作着防禦戰，太原至今尙未被攻下者，此其一因。據權威的觀察家判斷，共軍在全面冬季攻勢中，可能開闢更多的小戰場的，爲牽制國軍的陸空兵力，這是一個打算。在南方戰場上，自動棄守徐州，無論怎樣說，對國軍今後作戰上還是蘇魯豫皖戰區聯貫上的一個大缺口，汴鄭洛和隴海的東大半段既已完全放棄，則對潼關西安的安排如何，那也是可以想像的事，大概這一着和太原的得失有密切的關聯，最近共軍在陝東大荔方面又在發動，多少是與這着棋有關的。今天戰局的變幻發展，從華北到徐淮，綜合來看，仍是基本在演變中，局部的一方面戰場上的鬆弛，不能掩蓋全戰局的緊張，忽而北鬆南緊，忽而南弛北張。美國駐在南京的軍事顧問團之所以不敢對國軍戰局在基本上抱樂觀，和華盛頓方面對「援華」之遲疑不敢下大注，想來不是無理由的。當局對此局勢的認識如何，僅就最近的幾項措施：派女特使遠飛海外作求援的宣傳和怨邀孫科出而組織所謂「戰鬥內閣」，就可瞭然。這些措施，無疑主要的是爲了要搶救軍事上的危機的。這顯然的也是當軸攤出來的具有特別記號的兩張牌，這兩張牌，雖不能說是最後的，但說它是在最緊張階段或是最重要關頭近似最後的兩張牌，多少是近乎事實而且貼題的。

女使遠飛宣傳求援

戰局的似鬆實緊與政局的似安實危，在當軸的心裏怕是淸淸楚楚的。無妨在此附帶重擧陳布雷之死以爲例證。廿年來患難相隨，憂樂與共的職掌總文案和內府機密的陳布雷之致於自殺前以「停止戡亂，放棄獨裁，絕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諫，諫之不從，則「以死明志」。這件事在政局發展的硏究上是頗值得參考的。據說陳自殺以前的旬日間，是有篇難繳卷的文章的。那便是當軸對固守江淮，死守首都表示最後可與金陵共存亡而且表示將於最後到中山陵前自殺時，曾囑陳爲之起草遺囑的文稿，陳乃以當軸當年在黃埔時的詰誡大家的演詞相反駁

當北伐時，當軸是斥責過自殺者爲懦夫的，後來因爲新夫人的緣故而「皈依基督」以後，又曾表示自殺者是罪人，因此，陳乃覺國運不絕如縷，而他的「領袖」又是要「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硬幹到底，既倒之狂瀾已無挽回的餘地了，終於以死諫之。話再歸本題。在當軸的心目中，他是以軍事卓越之才而發跡的。就事論事，他在廿年中，把他的黨內的勁敵一一的「制服」了的。而且他也有一種自信力，凡到最危急的關頭，他都有特別章法的。莫非眼前的這唯一國內的「勁敵」，便不能習用故智依法泡製地把他制服下去？事實上，他是否錯認了甲絕非乙的大前提呢？他是否把那黨內的勁敵和今天國內的勁敵的基本不同的特點都混淆爲一體呢？這答案只有靠現實和事實去說明了。抗戰時期靠「美援」和今天「戡亂」仍靠「美援」是否應當看成同樣的事體，恐怕是他難以得到確切的答案的。

在上期的「應變與求援」的通訊裏，記者已報導，杜魯門馬歇爾的意思希望當軸能有自助人助的睿智，而且「美援」在眼前大體上是近於渺茫的。在中美元首往還的書柬裏，也可以證明上述的論據。然而戰局依然低迷，經濟金融上也是同樣的可慮，自助既感無力，想來想去，仍須向太平洋彼岸的「友邦」求援去。經過最後的考慮，決定於孔特使顧大使之外再派一女特使。自己無暇分身不能屈躬海外赴約，就只有找代表去。誰最可靠呢，當然是非子郎妻。當十一月杪，首都初透露此消息時，此間觀察家和半官方的最高人物已經就有了一種「求援結果難望圓滿」的預測了。因爲第一，美國所重視的和所支援的是一個有力量有做法克以阻制共軍發展的南京政府，而不是屬於極少數人的甚至一家一系性質的政府；第二，參照往事眼前事以推斷今後中國「反共」的政府是應屬於另一套做法而不能再靠過去的那一個人事體系的。已經讓杜馬失望甚至絕望的人物所領導的政府，他是不能再輕於支援的，最低限度，對那樣人物主持的「反共」政府他是不敢再下大注的；第三，杜馬所領導的美國政府畢竟是美國人民所不得不支持的國家政治機構，杜馬對內對外的決策定計，無論如何專斷，但總須顧及大多數的民意的，至少最低也須顧及他們的代表資本集團的實際利益的。單他們幾個首長仍然是不能一意孤行的，那就是說，他們必須顧及那代表美國資本集團和一般中產階級以上紳士們利益的與論的。由本刊上期的通信裏，我們可以明瞭這一派的美國報紙與論界對於南京的現政府的「反共」前途的把握多表甚大的懷疑，而杜魯門覆書之所以空洞而不着邊際，多半以此。基於以上三點的認識，此間的有識之士對女特使此次海外的遊說，多半是不抱什麼樂觀的。而且認爲她錯估自己的身價和使命，已與抗戰時做羅斯福夫婦白宮上賓的中國第一夫人那一段光榮的勝利，今昔變實，不是一同事體。

果然，從上月杪的廿九日女特使飛達檀香山到本月一日到達美京以迄三日到馬歇爾檢查體格的醫院作「非尋常的訪問」和杜魯門二日發表關於援華的一點意見止，女特使宣傳求援的工作，依然看不出什麼端倪。首先是她到達之翌日，馬歇爾即進醫院去，華府的消息是「馬歇爾夫人迎南京的女特使到馬府裏去，作馬氏夫婦的家庭佳賓。這和當年做羅斯福總統夫婦的白宮上賓是迥異其趣。次則是國務卿的馬歇爾僅以「體格檢查」的緣故避入醫院裏，是要女特使移樽就教的，同時更刺激人的消息，是經濟合作總署長霍夫曼行將作英國之行表示難望和她會面的。霍夫曼正是一個當理「援外」的掌櫃人，偏不湊巧，他也巧妙地迴避了女特使。就在她已到舊金山將去華府的同時，合衆社於卅日華盛頓電訊中報導如次的消息：美議員多人卅日力促政府在援助西歐中嚴格談判條件，在對華新援助則採取延緩政策。在蔣夫人赴美呼籲加強援華并將抵華府之時，議會對援華巳決定採取審慎態度。外交政策領袖已拒絕邀請蔣夫人出席議會委員會陳述事實的建議。廿九日合衆電亦宣稱：美議會領袖等本日宣稱他們暫時決定反對邀蔣夫人出席陳述。參議員康納利會與參衆兩院援外聯席委員會代理主席史密斯討論，二人均主反對邀蔣夫人陳述。女特使於一日到達華府，即在馬卿私邸中作佳賓。當天，國務部發言人即否認外傳美國因中國政府對某種條件可予同意而巳同意擬大對華的援助。翌日合衆社即報導：華府官方人士稱，政府當局恐不能完成對新援華計劃的決定。甚至明年一月三日議會開幕之時，此項計劃可能仍未準備就緒。顯然政府的「遲緩」政策，使蔣夫人企圖在此間努力謀以獲得迅速與大量「美援」之舉，大感費力。若干人士相信蔣夫人將以影響輿論的方式，以影響政府。由於蔣夫人的到美，中國問題將成爲杜魯門總統於二日下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中的主題。但是，殘酷的答案終於在三日華府合衆社電訊傳出來了，這一電訊是：杜魯門總統在二日下午的記者招待會中宣布，他將與蔣夫人在白宮會見，但總統拒絕說明日期。電訊又報導：雖然蔣夫人將會晤馬歇爾與杜門魯，但美國政府仍不致改變其過去的信念，即在目前情狀下，擴大援華將屬無效。杜魯門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中，除說明他將會見蔣夫人外，并特別指出，他不會派遣麥帥赴華指揮中國軍隊。杜氏拒絕解釋美國的對華政策，但稱，他已在過去三次聲明中說明他的立場。據此則蔣夫人甚難獲得美國全面援華的希望。以上的消息可以佐證女特使的海外求援將屬渺茫，縱有所得，得亦有限。但是她不會甘心罷手的。她表示要做一番宣傳工作用以影響美國的輿論界和人民。關於美國的輿論如何，從上期本刊的通訊裏，大家滿可以瞭解美國的輿論界會不會爲蔣夫人「傳美英語」的宣傳詞調所轉動了。回頭我們再想到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最近的論調，他認爲局勢巳無可救藥，他率直地反對美海空軍部可以援華的意見。據悉，遠在東北未易手之前，他嘗建議於當軸，應將東北軍隊撤退至關內華北及華中徐海方面來，如此國軍可以不致陷於慘敗或被共軍吃掉的地步，而可穩紮穩打，另待外援，再圖反攻。結果當軸是未曾採取他的意見。聽說他和國軍當軸的鬭係和史迪威當時的情形，前提上雖有別，但結果上不愉快則是無二致的。巴大維在華的地位的重要性和那位飛虎將陳納德是大大的不同。巴氏給予他政府觀察的報告當然會發生很大很大影響的。馬歇爾當年作調人上下廬山，最後至於以新齋上帝賜予奇蹟來結束他那特使的任務，這經驗是夠痛苦的了醜，也可以說馬卿是對中國的當軸有了深切瞭解的了。他那裏會因爲中國女特使之光臨其私邸而公私不分，感情與理智相混的改變初衷呢？中國人常把面子的神適諸大，以爲人的面子一擺在你面前了，拜訪拜訪，吃一吃，玩一玩，就可以把天大的問題都能解決了。但是這套邏輯搬在美與去，尤其是美國元首和副元首般的國務卿那裏去，那肆涌的把戲就會要不通了。

對蔣夫人的此次訪美，此間政治觀察家的另一種看法是：當前的局勢就南京政府說當然是他們整個政府的或者也可以說這一政府所代表的中國國家的問題，不是一姓一家的問題。照大道理講，如須海外求援，應組織成一個南京政府及所謂議會式的立監兩院的代表團前往，否則可以派遣一位特使如副總統李宗仁當然是合乎政府體制的當然人選，這也可勉強效率當年羅斯福派遣威爾基和華萊士的意味一般。自然，美國的擴大援華與否，杜馬及美議會已有主見和腹案，任便南京怎樣用功夫，在中國政府的改變沒能符合美國的願望之前，他是不會再輕予慷概的了，但是，成敗不論，這對南京政府的威信和體面上華竟是好看的多了。看光景，求援也好，宣傳也好，我們的女特使，怕是難以像抗戰的當年一樣載譽而還，或是滿載而歸的。另外一種近於事實的判斷，她可能藉此行面促豪門大亨孔老闆正覦現實，慷概出錢，共渡險關，并且順便料理料理自已的私事的。然而，女特使此行可以說是對於眼前外强內張的大局的搶救上，性命交關，在當輸的心目中是只許成功不許失

敗的。軍事的搶救上靠她此行的最後求援，經濟的搶救上也靠她此行的求援，戰鬥的閣揆，等了又等，牽延復牽延，總算把孫科拉出來了。和提名任命新相國的同時，派遣了女特使海外求援，而孫院長一直爲足疾滯留滬濱，也還沒見戰鬥內閣閣員的名單出現，看來這位孫閣揆恐怕也在望眼欲穿地等候女特使美國求援的結果如何以作最後的決斷哩。

戰鬥內閣難產而產

早該下台的翁文灝，總算爲總統拉出孫科來補缺了。所謂「戰鬥內閣」將以這巨頭般的人物來組成。這位新任行政院長偏又因「不良於行」而滯滬療足瘤。有人在說笑話：行政院長而「不良於行」，「行不得也」，不像是好兆頭。當軸原屬意於政學系的張羣或王世杰，但因東北問題和中蘇條約被質詢的關係，王氏當然不致出來觸霉頭的。張羣呢，滿腦子裏都是如意算盤，自不願出來找不如意的麻煩，而且他還幻想着有一天可以配合着張治中的和平使節挺身出來開談判的。政治上的人物一般說來有三多；多陰謀，多夢幻，還多會趨吉避凶，不跳火坑和是非窩。**陳立夫呢，雖曾於美國**大選前歸國後，磨拳擦掌，常宴賓客，躍躍欲試地準備一旦杜威當選的揭曉，便出而組閣。老杜既然落選了，他當然是掃興而退。美援既渺茫，軍事又不懂，且和軍人體系一向不和而且暗礁正多，當然也得握旗息鼓，不再想出而任相國。就在這種情勢下，孫科的名被點着了。第一因爲他能「聽吩附」，第二他早已放棄親蘇而也一面倒地表示親美了，而且他又自詡是受過長期的美國教育的。第三，他還可幻想着以家庭關係的因緣，試探試探大局萬一不可救藥時，可不可以談和。現在組閣未成足先病，滯留滬濱徒蹉跎歲月。但是他已經發表他的新閣將爲「舉黨一致」的內閣了。這「舉黨一致」四個字，却已引起不少的指責和笑話了。近代各國組閣史上有所謂舉國一致的內閣，人們都還沒聽見說有什麼舉黨一致的內閣呢？就政治常識上講，既名爲一黨，就應該是一致的，一個總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何來所謂不一致呢？當然今天的國民黨的內部確是不一致的，但這個不一致只是你們黨的內延上的問題，談到組閣，就不能說成什麼不一致了。這是孫閣未組以前的一個笑談。另一個不光采的笑話，**便是他公開發**表說他是受過長期的美國教育的等等，立即引起黨內黨外的譏諷和輕蔑，認爲孫閣揆此言，近於失態。孫氏受命於此時局杌隉，風雨飄搖之際，既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出任艱鉅，當然要準備着把當前的難關和險關襄贊元戎得以渡過。但我們回頭看一看這可能性又有多少。

首先是軍事，孫不知兵，縱然懂軍事，或和軍人有關係，似乎已有元戎機斷專行，獨自運籌帷幄，無須閣揆「越俎代庖」的。當軸拉他出來，當然是要他應付經濟和拉攏美國，增加外援，好將目前的難關險關平安渡過。談到經濟上的開源，他恐怕也像翁文灝一樣的無大把握，如果說清算豪門逼他們摘腰包，那末孫與豪門瓜葛之親，而且是六親同運，禍福相依，他是絕對不會動孔宋的一根汗毛的。他的智囊團在那裏，更無人敢說。他說他已十九年的光景不曾間行政的事了，是的。民國廿年九一八後洛陽國難會議的當兒，最高當軸帶着宋子文等一齊下野，在故鄉休息幾天的時候，他也曾以「大無畏」跳火坑的精神出來組過近似所謂今日戰鬥內閣的國難內閣。然而結果是一個極短命的內閣，名不見經傳的一位黃漢樑做了他內閣的財長，上台後，徒作仰屋之歎，經濟上是一籌莫展的下台了。今昔雖不同，看來他的度支經綸大計是有限的。他雖懇切地露骨地表示他是受過美式教育的鐵釘地要倒在美國懷裏的，然而他的談話發表後，美國除一家影響不大的世界電訊報外，還沒更見有什麼著名的報紙有反映的着論呢。

提起孫科先生，當然是大大有名，二十年的國民黨統治中國史上，他的言論主張變的次數也最多。中山先生生前，他任廣州市長時的政績如何，可見於乃父對他的申斥一事見之。十六年四一二後寧漢分裂，孫科先生的言論是極端的左，曾因大聲疾呼東征討×而大受青年羣衆的擁護。民十七以後又轉了一個大角度，出任鐵道部長，結果是滿載而歸入粵。民二十廣州非常會議揭幕，他又是一主角，越三年，又一大轉灣。抗戰後，不得志於時，總算識時務，他出使莫斯科，力主實踐中山遺教的傳統以親蘇，一時中蘇文協的組織風起雲湧。民卅，當軸將有「新決策」預備以凍結他在美國的存款數威脅而使他就範，他就一下子飛到了香港，**大概被國內情勢所迫而**走海外的文化工作者爲第五縱隊。再二年，情勢復變，他亦變，表示仍願棄左。勝利後的和談，他又算一主角。迨當軸將以國府副主席畀之時，忽又表示靠右走。到了競選副總統的時候，主張立場和態度就更加有意思了，而決與××聯合，表示不再競選立法院長了。副總統落選了，回頭仍是安坐立法院的寶座，現在被提名任行政院長，大約這是他登峯造極的最後一着了。此日何日？是當軸組織所謂「戰鬥內閣」之日也。「戰鬥」麼？需要堅定更需要沉着，善變如孫先生者，恐還非其人，所謂這「戰鬥內閣」怕要成爲一「戰慄內閣」了。不過，士隔三日應刮目相視。國民黨諸君且看你們孫相國的「戰鬥內閣」好了。

目前南北戰局正是一鬆一緊，而淮海戰局，肥水戰場，共軍表面退走，實在潛力正在佈署，而且這一方面的大小戰場上也會慢慢形成犬牙交錯。北方戰局已如前述，更是急如星火，全戰局對國軍說仍似層雲低迷，而政治經濟社會人心上基本上都像回天無力，而求援的特使之成續復似可望而不可卽，記者故曰：大局似外弛而實內張也。

十二月四日寄。

（上接第十一頁）

自存，在兩方需要下一切逐漸具體。據筆者旁觀，有下列一些跡象可尋，不賢識小，特爲介紹：

（一）改組派——顧孟餘謙讓副揆後曾北遊，但來插足，任實職者已有劉瑤章，屈凌漢，及冀一區專員高灑波，活躍的人物還有蕭墨山，李端衡等。

（二）實踐社——賀翊新已任冀臨參會議長，他另一方還算是團方代表，負責河北青運。在省參議會中冀團力量平分春色，另外有一部分教育界人士。

（三）新中社——最近發表的平津兩市黨部主委焦實齊及梁子青，都是新中的中堅。天津市參議會議長兼中紡津公司經理楊亦舟也是新中健將。

以上這三系人物，多年來蕩漾在北方政局的小圈中，現在正當北方將自成體系，「兩統」南北換防的時會，他們圍繞在傅的周圍已經開始抬頭了。另外國民黨中的政學系，在民國初年郎已活動於北方，如張紹曾、谷鍾秀、李根源等，後來因爲全國南北分裂，西南一系由李根源領導，北方一系還是以谷鍾秀爲主要份子。谷於勝利後，一度任北平市臨參會議長。正式參議會成立時，競選失敗，議長一屆被宗派的許惠東搶去，現仍隱居北平。所謂新政學系，有鄭道儒做爲派駐傅部的代表，任華北剿總祕書長，祭傳辦一些對外聯絡工作。

華北政務機構到現在還沒有成立，各系已網羅殆盡，所餘者似乎僅爲名稱，性質與南京關係等問題，待考慮決定，屆時也或許還得邀一些小社會賢達參加，以擴大基礎。前些天剿總文教會主任秦豐川曾命令各中學停課，召集教職員訓話，作獅子吼，嚴峻批評東北國軍的腐敗，指出華北局勢並不悲觀。他對我們教育界似乎寄予一些很大的希望，其後又召集了小學教職員訓話，談現階級的華北局勢，所以將來教育界人士還可能是傅老總主要的爭取的對象。

一個老朋友告訴我，傅總司令對華北是有絕對把握的，不過他擔心着不能轉移大環境，可是另一方面如此的大環境，也給他一種鼓舞。這是他的集團千載一時創業的好機會。亞歷山大在父親遠征凱旋歸來，朝臣慶賀時，他一人暗自毀泣，怕天下被老子完全征服，自己無用武之地。現在傅集團是用不到如此擔心的。時勢造英雄，東北失去，華北剿總職權擴大，一切儘可放手做去。實施總體戰，團結人民，是要先將各派系抓到手裏去的。十一月廿四日

北方大局識小錄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北平通信）東北垮了以後，很多人担心着華北，因此人心惶惶，職工和公教人員鬧着反飢餓爭溫飽。國立大學盛傳着南遷的消息。我們中學裏的師生們，也面對着飢寒與烽火而戰慄。半生粉筆生涯，而今已至絕境，我在這裏歷隸了不少變亂，還沒有像今天這樣的痛苦，就是廿六年七月廿六日日本人進北平，那不過是幾天內的急促變化，在生活上也沒有今天這樣的狼狽。在淪陷時期，一個政治上有些幻想的退伍兵，鑽進了粉筆匣內，舌耕討飯，以沉默來抵抗一切，倒有其悠然而逝的安逸之感。現在動盪的時局，像臨盆前的陣痛，這或許是中國人民眞正獲得幸福的開始，五十歲開外的人，因此也激發了一些回憶與希望，然而希望跳躍時，又被生活壓倒了。目前一般流行的雜誌以通訊論，似乎是比一般報紙充實，但是那些談軍論政的報導和專論，也多是粗枝大葉，語焉未詳，不能給一般人一個明確的指示。大題目下缺少人做小文章，「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埋藏在粉筆屑中近二十年的人，未能隨抗戰諸賢流亡大後方，對目前局勢誠然有不少隔膜，然而生於斯、學於斯、教於斯、數十寒暑，也看了不少興衰，自知不賢，止能識其小者，編者先生，請也讓我來談一談吧。

北方，尤其是河北，清末時的進步力量相當的微弱，灤州起義失敗及吳祿貞在石門被刺，更是相當大的損失。所以辛亥時各省紛紛獨立，只有河北是例外。袁世凱收集所有北洋的勢力來與南方的革命黨抗爭。他算是北洋軍閥的開山祖。他死後，北洋的軍權分集於駐在南京的馮國璋和駐在京津的段祺瑞手中，這就是直皖兩系。直系中的曹吳，十三年前極一時之盛。五四運動雖然發生在北平，實際獲得「五四」精神的力量是南方的革命勢力，北方依然處於北洋軍閥的勢力宰割下。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時期，北方「鐵總」一系本來有相當的實力，而李大釗的被殺是一個極大的損失。直系失敗以後，國民軍仍以直晉豫人為主體，以後的西北軍實際上就是河北軍。還有，癸丑以後的中國政局，在南北軍閥混戰中，大體上總是南北對立，南方以西南為最後據點，北方軍閥不斷的互相爭奪或控制當時所謂的中央政權。而南北所爭者則為長江流域及東南各省。這個局面一直到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才出現了一個表面上強力統一的局面。然而在一般的觀念中始終難免南北之分，使得國家在精神上總有南北兩個中心，十九年中原大戰，不能說與此無關。

在國民黨統治中國二十年的歲月中，中央的軍事力量眞正到達河北只有過三次，第一次當然是十七年北伐成功；第二次是長城戰役以前一個時期；第三次是勝利接收。除了這三個時期以外，北方軍政大權始終是直系（西北軍）、奉系、晉系三種勢力的馬燈，南京利用彼此矛盾，遙遙控制。北方政局在北伐以後的動盪不安，這又不能說不是個主要原因。我們簡單算這一篇爛帳，大致如下：北伐成功，晉綏軍取保定，接收京津，商震、徐永昌先後主冀。十九年中原大戰，閻馮失敗，東北軍入關，又有王樹常于學忠兩任主席，以至九一八事變。被山西排擠出來的商震，在冀南解決了西北軍的石友三部，以三十二軍萬餘人的實力，再謀河北政權，一方向南京買好，一方與日本有勾搭，於是濟走了王樹常，再登河北政壇。長城戰役以後，西北軍系的宋哲元，挾喜峯口戰役的聲譽，擁兵十萬，照商震的辦法又擠走了商震，成立冀察特殊化政權。蘆溝橋事變之前又將主席一職讓給他的部下馮治安。抗戰發生，河北首先淪陷，八年中，河北政權始終是在西北軍手中，由馮治安而鹿鍾麟、而龐炳勛、而馮法玉、而孫連仲，以迄抗戰勝利。勝利後孫連仲又在河北呆了兩年，因沒有做為，失地，折兵，於是晉系又來了，傅作義任華北剿匪總司令，楚溪春做主席，以察綏晉為基地的傅作義，現在已經將重心移到平津冀來，這就是現下北方的局面。

傅作義率領着他的察綏整體幹部東來以後，很想與地方勢力結合。既是整體，旁人自不易插足，就是中央在華北的關係人等，也不能不過事讓三分。可是另一方面，察綏幹部，質既不高，量亦不大，要想撐起這個新門戶，與地方國民黨各派系勢力結合，又為事實上之必需。所謂實施「總體戰」，所謂團結人民，第一步是團結國民黨各派系及地方勢力，雖然他們早已經失去了羣衆，他們以多年來人民捐客的身份還可以做投機擁傅的資本。

說到北方國民黨各派系，可以說應有盡有，不過特富地方色彩，而在直、奉、晉三系實力更迭中唱着配角，更由於領導之人，搖擺不定，除了張厲生踏着他的北方黨員的腦袋在二陳陣營一露頭角外，此外沒有任何人得過勢。在民國十六年以前國共合作時期，北方革命勢力是以新中社為中心，後來新中也分裂了。另外還有一個實踐社，在當時勢力僅次於新中，筆者當時同他們兩方面的人都混得很熱。

分裂後的新中，在國民黨這一邊最後的有力領導是張清源（現已投於二陳陣營，任組織部主任秘書），這位張君就是一位搖擺不定者的典型。當在北伐成功前後，汪精衛的國民黨左翼——改組同志會已經逐漸抬頭發展，他是反對當時的所謂中央。在北方改組派的老將有王法勤，後起之秀的有顧孟餘，還有現在的北平市長劉瑤章，河北社會處長屈凌漢，勢力相當雄厚。張清源既不贊成當時的中央，但亦不與改組派合作，把持着平津冀幾個黨部，左右搖擺，舉棋不定。當時的國府主席兼組織部長蔣中正北巡，專車到天津，市黨部要員並未去接迎，於是在專車上打電話到市黨部，要市黨部各委員到車上來聽訓。意思是要提他們前來，他們事前已經聽到風聲，於是當軍警包圍時，蘇蓬仙、楊亦舟、于紀夢一羣就越橋而逃，於是中央派來整理華北各省黨部，以新中社為中心的華北黨部就因此瓦解了。新中人士紛紛轉入教育界服務，在當時各中等學校中佔有相當的勢力。當時新中左右不黏，表面是一種獨立的旗幟，而實際上是依附於商震的實力。商在綏遠時，就與新中系國民黨員合作，到河北後，來往更密，（商祖籍是紹興，落戶保定已兩代，當時他自稱為河北人，兩任河北主席，幹過之後，北方已無可歸，於是歸還祖籍，自稱浙江紹興人。）有河北軍事政治學校之設立，培養軍政幹部，謀脫離管系，另樹一幟，但自覺實力不足，又不得不多方向南京買好，於是犧牲了新中舊友，買新主之歡顏，山西方面因此對商表示不滿，那時北方還是晉系天下，於是他也被老閻攏下河北政壇，調往山西做有名無實的主席。這位標準副官人材，僅能多面應付的商啓予，不但撐不住新中的攤，在窮於應付時，連自己也被拖垮了。斷送新中的這一筆帳應當寫在張清源和商震兩人身上。

在「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口號下，南京派來北方整理黨務的人員，僅知做官，談不到搞黨，始終在地方上下工作，八年淪陷期間，地上沒有一點痕蹤。勝利三年來一切變色，黨團合併，爭國大，搶立委，於是他們更加渙散了。傅作義之來，想把他們收容起來，他們也安土重遷，恩依傅以不能生根。戰前雖有代表CC的「誠社」與代表黃埔系的「復興社」在北方活動，搞出了新學聯，但是力量還是表面的，隨着抗戰炮火而星散了。淪陷期間派來北方搞黨團工作，青年團代表復興社，黨部一系就變成了朱家驊派。勝利後他們從地下鑽出來了，他們確乎是在地

（下接第十頁）

烽火邊沿的清華園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北平通信）打開地圖看天下大勢是最明顯不過的，東北整個完蛋不打緊，面對華北的威脅却夠受了！官方也不諱言，林彪部屬已有好幾個縱隊入關；而且尚在源源不斷中。承德、保定「轉進」於前；山海關、秦皇島「撤退」於後，於是，平津愈益孤立起來，任何人也看得清楚，今日已非兩個月前的形勢可比。雖然，一度有人甘冒大不韙，叫出請勿在平津設防的口號來，但終未能吸取多數人的興趣。本來，在這戡亂與解放的決鬥中，文化城並無特權可免炮火的毀滅。因此，南歸的人，爭先恐後，頓成風氣，外省也不再留戀這「可愛的故都」了！

南歸

清華園距離北平城不過二十餘華里，如坐汽車，半時可達，城中一有事故，自然極易傳染。此時，正當嚴冬來臨，樹木多成禿枝，小溪亦已結凍，大地呈現着一片肅殺的景象。表面看來，園裏仍然寧靜如昔，一層長長的圍牆，好像把戰亂與騷擾隔得遠遠地！然而，由於某些事實出人意料，才刺激着一部分平日優哉遊哉的上層階級。清華同學約莫二千三百多人，內中不乏豪門大亨的嬌兒愛女，遠在濟南告緊，有人曾作萬全準備，一到瀋陽陷落便紛紛告假南歸了。大概前後走了近百，以粵滬兩籍居多，大都是幾封快信，幾個電報召回去的——這個時期的電報和信件突增，郵電組整日忙碌不停。可是，也有違抗家庭命令的例外，某女同學家中連來四個電報，叫她「速返」，她一直未理，後來，做家長的反倒同意女兒的見解了！

大半的同學都是依賴公費吃飯的，說走，袋裏總得有錢，至少兩千圓的旅費決不是一個窮小子吃得消的。所以，縱使想走，經濟的條件受了限制，無法走動。但是，這種莫可奈何的人極少，絕對多數有着這麼一個共同的看法：這是「內戰」，不是「抗戰」，不管你是戡亂也好；他是解放也好，與抗戰的性質絕不相容，天下沒有完不了的戰爭！這是屬於「學業至上」者的觀察。還有少數人，他們希望藉此機會看看那一邊究竟眞實情形怎樣？是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麼可怕？有些人說的那麼可愛？

搶「看」

這可以算是一種進步，今日的大學生並不專啃書本，他們還注意與他們有關的現實諸問題——實際，欲想擺脫，也不可能。尤其在這新舊接迭的時代，每個人都急須獲得對現局的認識和了解。這情形只要到圖書館下層閱報室裏看看，便不難解釋。每天上午十一點左右，正是城裏的報紙刊出的時候，那裏，早有人在等候着。報剛攤開，一個緊貼一個，腦袋拚命地往裏鑽，那種緊張的情緒，實在是很複雜的。還有一個現象：便是看「世界日報」的人多；看「華北日報」的人少。到了下午三點鐘，視線又轉移到了當日天津「益世報」。誼問曾有一段時期可以看到兩天之前的香港「大公報」，擁擠的人更多了！個子大一點的簡直是以排山倒海的姿勢搶「看」，豎在水門汀裏的報架，經不起重壓，塌倒過兩次。大家深信外國通訊社比「本報專電」強；比「中央社」更不必說了。幾種剖析局勢極爲詳盡，報對不偏不倚的刊物，像「觀察」「展望」在一般人眼中也是很吃香的。此外，偶然在民主走廊兩邊發現幾段「遙遠的聲音」，也常成爲行人注目的資料。

「跑啦！」

教室裏的座位愈來愈空了！教授拿着名册叫着：「×××」「：……」「×××」「：……」「那裏去了？幾堂不見上課？」堂下默不作聲，相互而笑，彷彿有什麼祕密，心照不宣似的。「跑啦！」——一句流行的口語，眞的不少的人跑啦！好多怪熟的面孔，熟悉的口音，忽然相繼失蹤，如果仔細打聽，知道的人，他會毫不驚奇的告訴你：「跑啦！」這現象，其實早在七月大逮捕時便已開始，不過今日更厲害罷了！有的固然由於逼迫——最近又在謠傳，跟着戒嚴令，有張三百多人的黑名單——但大半都是爲着實現他們的憧憬，他們的理想，暫時擱下書本而出走的，其中包括不少成績優異，服務熱心的高材生，一位只差幾個學分便登「學士」寶座的，也忍耐不住最後五分鐘了！女同學也有，據說，師長已在與學生看齊呢？

遷校？

十一月上旬，園裏便有遷校的傳聞，那是由教授羣中而起的。一派堅持學術是獨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局面的影響，一派認爲教育應該顧到安全，炮火之下，不能談學術的。後來，校方爲此召開了一次教授會，結果只是「不予考慮」。事實上，要遷，一個五千多員生眷屬的學校，眞是談何容易！並且，遍地烽烟，何處是好？大半的教授都領教過顛沛流離的痛苦，自然不願再嚐了！同學之間，議論紛紜，對這問題感覺興趣的社團，也大做其文章，力言遷校的弊害，公開贊成遷校的絕無僅有，理由不外乎：北平是文化古都，沒有軍事價值，無大戰鬥可能，卽便圍困時間亦不會太長，況且，遷校對學校的損失太大，兩年復員，辛辛苦苦，誰願離開這美好的環境呢？

這一次（十一月廿四日）教部督學黃曾樾來平，與幾個國立大學的校長「正式」交換遷校的意見，談了幾個鐘頭，未得要領，各校長不贊成南遷，報上的記載是因爲「在傅作義總司令指揮下，華北局面甚爲安定。」然而，黃督學却又說：「在邁萬一時，政府爲保持民族文化，決盡全力設法搶救！」弦外之音，不難揣摸。除非，有一天平津不通，海路阻塞，造成一個旣成事實。（那時，可能用幾架飛機帶走幾位正統教授和一兩重不過半斤的關防，來一個「象徵式」的「搶救」！）或者，林彪按兵不動，戰事膠着，平津一時苟安。否則，政府白白地將這些「在國際學術上享受盛譽」的大學，拱手送給對方，恐怕沒有這麼慷慨！

應變！

將來——不會太久，如何演變，事實之前，不敢留下判斷，只是人人都在爲未來的日子打算，全校的藍圖，主食一律改吃混合麵，意識到一天將比一天艱苦！另一方面，寓於動亂經驗的父母，正爲着替自己的兒女匯來不少的錢——該叫做應變費吧！現在的人都聰明極了：不惜高價隨卽將金圓換成美鈔，或是銀元，放在身邊，以防不測。同時囤麵的也不少，自治會推動的「儲糧運動」，成績頗佳，截至目前爲止，儲蓄部超過了六百個戶頭，存麵兩千袋，然而，差理想的數字尚遠（計劃必須留存三個月的食糧。）

世界變了！今日二十多歲的人，彷彿都經過一番磨鍊來的，應付危難，滿不在乎，代替張惶失措的是安之若素。這緣故，說他飽經世故也對；說他時代賜與也對。可不是嗎？運動場上不是一樣跳一樣蹦麼？課堂裏不是一樣聚精會神麼？圖書館不是一樣擁擠不堪麼？……由他們面部的表情，也許你不能發覺什麼，聽他們的歌聲，從「跌倒算什麼？」而「如今世界大不同！」更別以爲他們已經變得消極。如果你有機會，與他們在生活方面多多接觸，你會驚奇：在這烽火邊沿，還有這麼一羣不同凡響的年青人！

（十二月一日）